



中国智慧 的奇葩



中医方剂

对中医方剂的科学原理及其文化内涵进行新的研究和总结，阐述方剂论的基本理论，首次提出中医方剂的组方配伍、方证对应、方从法出、转化生效、知常达变等五条功效原理。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中医方剂

中国智慧
的奇葩



祝世纳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智慧的奇葩：中医方剂 / 祝世讷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2

(自然国学丛书)

ISBN 978-7-5507-0652-1

I. ①中… II. ①祝… III. ①方剂学 IV. ①R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3370号

中国智慧的奇葩——中医方剂

Zhongguo Zhihui De Qipa Zhongyi Fangji

出品人 尹昌龙
总策划 尹昌龙
出版策划 毛世屏
丛书主编 孙关龙 宋正海 刘长林
责任编辑 秦海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同舟设计/李杨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同舟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Tel: 0755-83618288
印 刷 深圳市金豪毅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8.75
字 数 101千
定 价 26.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

21世纪初，国内外出现了新一轮传统文化热。广大百姓以从未有过热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学热。世界各国也以从未有过热情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联合国设立孔子奖，各国雨后春笋般地设立孔子学院或大学中文系。很显然，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是中华民族振兴、腾飞的基础。面对近几百年以来没有过的文化热，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从新的高度挖掘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这套《自然国学丛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自然国学是我们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新研究方向。在我们组织的、坚持20余年约1000次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中，有大量涉及这一课题的报告和讨论。自然国学是指国学中的科学技术及其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久以来由于缺乏系统研究，以致社会上不知道国学中有自然国学这一回事；不少学者甚至提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论断，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缺乏创新精神。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古代不但有科学，而且曾经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至少有甲骨文记载的商周以来至17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在公元3~15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则是独步世界，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达千余年；中国古人富有创新精神，据统计，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500年的2000多年中，中国的技术、工艺



发明成果约占全世界的54%；现存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文献数量，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因此，自然国学研究应是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新的研究方向。它的深入研究，不仅能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而且能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认识和弘扬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有助于当前的科技创新，有助于走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现代化之路。

本套丛书是中国第一套自然国学研究丛书。其任务是：开辟自然国学研究方向；以全新角度挖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以全新角度介绍和挖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知识，为当代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供一系列新的思维、新的“基因”。它是“一套普及型的学术研究专著”，要求“把物化在中国传统科技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挖掘出来，把散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科技整理出来”。这套丛书的特点：一是“新”，即“观念新、角度新、内容新”，要求每本书有所创新，能成一家之言；二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既强调每本书“是各位专家长期学术研究的成果”，学术上要富有个性，又强调语言上要简明、生动，使普通读者爱读；三是“科技味”与“文化味”相结合，强调“紧紧围绕中国传统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交互相融”这个纲要进行写作，要求科技器物类选题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观念理论类选题注重从中国传统科技的角度进行解释。

由于是第一套自然国学丛书，加上我们学识不够，本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乃至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我们衷心地希望能听到批评、指教之声，形成争鸣、研讨之风。

《自然国学丛书》主编

2011年10月

前 言

中医是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①，与造纸、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这四大发明相比，其发明度和贡献度要大得多、深得多。这个事实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迟早将获得世界公认。中医的重大发明有多项，方剂是核心内容之一。其主要贡献有两大方面：一是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方剂体系，具有卓著的临床疗效，迄今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在为人类的健康作出新贡献；二是发明了方剂这种“中国式”的用药方式，有着特有的功效原理，即方剂的组方、配伍、使用、生效的基本机制和规律，这是方剂区别于西药的关键所在，是一条迥异于其他医学的药物防治道路，在药学和治疗学上都是创新。方剂的这两大方面贡献，后者比前者更加深刻和重大。

方剂这种用药方式的灵魂是它的功效原理，就像计算机的软件支配计算机的运行，功效原理支配着方剂的组成、使用、生效。只有熟悉和遵循功效原理，才能正确地组方和用方，不然，就会有药无方，或有方无效。揭示和阐明方剂的功效原理，是方剂研究和创新的先导，只有从功效原理上进行开拓，方剂的发展才能突破。在方剂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坚持和发展方剂的功效原理是保持正确方向的前提。特别是，方剂的功效原理为克服其他用药方式的局

^①祝世讷.《中医，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中国中医药报》，2003-10-13。

限开辟了道路，为发展更加完善的用药方式指明了方向，为对人的生命活动进行科学的调理提供了模式。因此，研究和发方剂的功效率原理，不但对于中医药，而且对于整个医药学和生命科学，都具有重大意义。

功效原理蕴含于方剂功效的深处，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来揭示和阐明。这种专门研究从宋代的“方论”就已开始，此后方论研究和著述众多，但大多局限于个人临床经验的总结，虽然颇多真知灼见，却难以形成系统性。现代的“方剂学”研究和教学，以临床实用为目标，侧重于各类代表方和常用方的组成、功用、主治、方解，对于方剂功效原理只做原则性说明，难以达到必要的深度和高度。因此，迫切需要科学的、系统的“方剂论”研究。本书的研究和编写，正是这种客观需要的产物。

方剂论是关于方剂功效原理的专门理论，它以方剂的组方、配伍、使用、生效的机制和规律为研究对象，以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和阐明它的科学性，并进行具有现代意义的总结和阐述。方剂论作为方剂科学原理的现代研究，立足于三个方面的基础：方剂临床应用的几千年实践经验，历代方论研究和方剂学研究的成果，国内外关于方剂的现代临床和实验研究成果。但方剂论不是这些实践和成果的综述或归纳，而是对这些实践经验和成果进行深度挖掘和研究，做出理论上的总结，提出方剂这种用药方式的基本原理，阐明每一条原理的基本内容、核心概念、主要观点，建立起方剂论的理论体系。

研究方剂论是本人长期的努力方向。1988年发表《中药方剂原理的现代认识》^①，1995年发表《中药方剂现代研究的两条道路》^②，2000年发表《中药方剂的三个原理问题》^③；同时在本人的《中西

①见《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第23页。

②见《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第322页。

③见《中国中医基础医学》，2000年，第11期，第13页。

医学差异与交融》(2000年)、《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2002年)、《系统医学新视野》(2010年)等专著中,都有专章或专节论述方剂功效原理。本书的撰写是一次新的总结,提出并阐明了方剂论的五条基本原理,即组方配伍原理、方证对应原理、方从法出原理、转化生效原理、知常达变原理。

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书的视角有新的拓展,从中西药的比较来看方剂及其功效原理的“中国式”特性,并将其放到中国的思想文化、社会环境、医疗实践中作为自然国学的一部分,来看其中国古代智慧的本质和根源,以便做出更加符合其本来面貌的阐述。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方剂是中国医学的大发明	1
一、神农尝百草，伊尹创汤液	3
二、八千种中药，十万首方剂	6
三、卓著的疗效，深邃的原理	11
第二章 中国智慧的结晶	15
一、遵易循道，哲思化为方理	17
二、医理为体，方剂功效为用	21
三、迥异西药，尽显东方智慧	24
第三章 组方配伍原理	29
一、合群之妙，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31
二、君臣佐使，方剂结构决定功效	34
三、七情合和，药间作用调整功效	38
第四章 方证对应原理	45
一、从药证对应到方证对应	47
二、方因证立，证变方亦变	51
三、以方名证，辨方证论治	54
第五章 方从法出原理	57
一、辨证施治，据病机立治法	59



二、方从法出，依法遣药组方	63
三、方随法变，以法统方类方	66
第六章 转化生效原理	71
一、非特异性，方剂特有功效机制	73
二、中介转化，多种复杂生效途径	75
三、方巧效灵，推动机体自主调理	81
第七章 知常达变原理	87
一、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	89
二、师法不泥方，执方不泥药	92
三、基础方、代表方、常用方	98
参考文献	111
索 引	113

第一章

方剂是中国医学
的大发明



方剂是中国医学防治疾病用药的基本方式，分为单方和复方。单方只用一味中药，复方则是由两味以上中药组成。中国医学特别讲究使用复方，它不是多味中药的简单堆积，而是按照严格的组方配伍规矩进行搭配，形成方剂特有的整体功效。这种整体功效大于方内各药功效的简单相加。方剂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其疗效之可靠、适应之广泛、作用机制之深刻，在整个医药领域独一无二。可以说，方剂是中国医学的一大发明，不但贡献了十多万首方剂，为保障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健康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开辟了东方式的药物治疗道路，揭示了不同于西医西药的用药方式和治疗规律，发现和阐明了方剂特有的功效原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药学、医学乃至整个生命科学，都是重大的创造和贡献。

一、神农尝百草，伊尹创汤液

方剂由中药组成，中药的历史比方剂更久远。药食同源，早期的中药是从人类日常食物中发现、筛选出来的，对于中药的药性、药效，有一个认识和鉴别的过程，后人把“神农尝百草”作为中药起源的标志。

神农生活在新石器时代前期，既是中国农业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医药的创始人。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称：“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刘安的《淮南子》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堯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



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晋代干宝的《搜神记》记述：“神农以楮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言主。”各种史籍关于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和药济人”一类的记载众多，反映了先民们发现和使用中药的过程，并将神农作为医药创始的代表。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由汉代人托名神农总结编纂而成。

中药是中国医学的一大发明，而把中药组成方剂使用，是中国医学的又一大发明。方剂亦称药方、医方。剂，古作齐，指调剂。《汉书·艺文志》称：“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方剂在形式上是由医师开的处方，用的是中药，但不是中药的简单堆砌，其内在本质是“调剂”“和之所宜”，不但要根据治疗目的选择适当的中药组方，而且要对入方中药的药性、药力进行调剂，形成和发挥方剂特有的整体功效，这种整体功效不同于方内各药单独作用的简单相加。

把两味以上中药放在一起使用，一开始是偶然的，没有严格的讲究。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逐步发现了多味中药一起使用的集成效应，发现了中药煎煮对药效的影响，于是发明了方剂，还发明了方剂的水煎方式，即汤剂。据可考的文字记载，汤剂为商代伊尹所创，史称“伊尹创汤液而始有方剂”。

伊尹（约前1630—前1550）为夏末商初人，善烹调，曾为商汤王（前1617年—前1588年在位）的厨师，后为汤王重用，封为阿衡（宰相），助汤灭夏，先后辅佐三代商王平治天下。伊尹创汤液，其中包括加入中药的汤液（药膳）和用中药熬制的汤液（汤剂）。《史记·殷本纪》记称“伊尹以滋味说汤”。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医经、经方、房中、神仙4类文献中，就有《经方》11家，其中有9家言方剂，另两家中有一家为《汤液经法》，言各类剂型的制备，后世认为是伊尹所著。班固在《经方》中讲：“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至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称：“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伊尹“闵生民疾

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重浊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今医言药性，皆祖伊尹。”这些记载所指，都将伊尹作为创始方剂的初祖。

方剂有单方与复方之别。单方用一味中药作为一个方剂，简便易行，但功效单一，药力有限，遇到稍为复杂的病变就难适应。复方则把两味以上的中药配伍使用，大的复方往往多至十几味、几十味中药。复方是方剂的主要形式，日常所说的方剂一般是指复方，自伊尹以降，复方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医学临床用药的主导方式。

从中药到方剂，从单方到复方，不仅是用药数量上的增加，更是临床用药方式的一次突破和革命，开辟了“合群”用药的道路。复方比单味药“多”出来的，虽然有药力、药效的强化，但更重要的是，复方增加了对入方各药的调剂，有计划地设计和控制入方各药的相互作用，形成和发挥方剂所特有的整体功效，这种整体功效比单方功效更加强大、完善、灵活，能够治疗更加复杂、深刻的病变，有效地增强了临床用药的能力，大大地提高了治疗效果和治疗水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成为中国医学几千年长盛不衰的重要基础。

从使用单味中药到使用复方这一飞跃，主要的突破和贡献在于：

第一，对药性和药效进行调控和集成。单味中药的药性单一、功效单一，针对性强，但易偏颇，而复方则把不同药性的中药组成一个统一体，有计划地对入方各药的不同药性、药效进行调制，通过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相互作用，令方内各药能够各强其性、弱其性、转其性、和其性，在受控的条件下发挥方剂整体所需要的作用，使方剂的集成功效更加全面、稳妥、可靠。正如清代徐大椿《单方论》所讲，“药性专而无制，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若病兼数症，则必合数药而成方”。

第二，复方形成特有的整体功效。复方有“君臣佐使”结构，又有方内各药的“七情合和”配伍，由此来调剂方内各药，形成方剂的整体功效。复方的整体功效大于、优于方内各药功效的简单相加，这是从单

味药到复方这一发展的根本性突破。临床使用复方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构建和发挥复方的这种整体功效。

第三，以功效的复杂性适应病变的复杂性。复方的整体功效有三个重要特点：

①计划性和目的性。复方由人工组成和调制，但不是随意堆砌，而是对其整体功效有着刻意的设计和安排，即“方因证立”“方随法出”，是针对所治病证的性质和特点，根据所定治疗原则和方法，来选药组方，安排方内各药关系，构建方剂的整体功效，设计方剂生效的作用机制，以达预期的治疗目的。

②高度的灵活性。每个复方的药味、药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病情的差别和变化，进行加减调整，或化裁出新方，方随证变，随证加减，方随法变，法变方亦变，方剂的功效才能够达到最佳化。

③极大的适应性。由于复方的计划性和灵活性，使复方的适应能力和适应范围具有无限扩展的可能，能够根据任何病证和病证的任何变化，来设计、组成、调整与之相适应的方剂。对于单味药难以适应的复杂性病证，复方显示出无可比拟的强大适应性和有效性，几乎到了临床上有什么证候，就有什么方剂与之对应的程度。

二、八千种中药，十万首方剂

在数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医学使用的中药难有准确统计，包括植物类、动物类、矿物类等，仅据典籍载录，就有8000多种。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方剂，其数量则是中药数量的几十倍。历代医籍对于方剂大都有系统的载录，现存与方剂有关的古籍医书有2000多种，其中记载有名和无名的方剂约20万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组织编纂的《中医方剂大辞

典》(1993年版),收录历代有方名的方剂96592首。而各种未见著录的方剂、民间传用的验方、秘方,以及临床随证化裁的方剂,更是难以计数,有的医家认为,临床实际使用的各类方剂总数在百万首以上。

从“伊尹创汤液”至今的近4000年历史,方剂的数量在发展中呈几何级数增加,种类日益繁多,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方剂的理论研究也日益深入,方论、方剂学等理论和学说逐步发展,建立起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是复方在临床应用的起步阶段,把伊尹所创汤液发展为在临床上直接为防治疾病服务。这一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进步:一是对于方剂的整体功效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并用这种整体功效来防治疾病;二是对于组方用方的机制和规律有了日益深入的了解,开始讲究组方配伍法度,方剂的用法和剂型日益丰富,临床应用范围日益扩展。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名医扁鹊(约前407~前310)曾继承长桑君的“禁方”,在行医中常用汤剂、酒醪,在虢国曾用“以八减之剂和煮之”为虢太子治疗尸厥症。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成书于战国晚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著作,残存9910字,载病名103个、方剂283首、中药247种,记有方剂内服的丸、汤、饮、散等剂型,外用的敷、浴、蒸、熨等法,以及制备方法、炮制和用量的要求等。这些成就代表了那个时期方剂的发展和应用水平。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的方剂研究和应用走向规范和定型。这个时期把中医的基本原理贯彻到方剂中,形成医为方之主、方为医之用的严密关系,把方剂与辨证论治统一起来,提出和规范了方证对应关系,总结了组方用方的原则和方法,确立了组方配伍、方因证立、方从法出、随证加减等法则,形成了“理法方药”统一体。方剂的配伍和应用更加严谨规范,剂型更加多样实用,疗效更加确切显著,方剂作为临床用药的一种基本方式,逐步地规范化和定型化。这时的《黄帝内经》总结了各种治疗法则,成为遣药组方的理论依据,提出了组方配伍